

遙遠的風景

● 周熠 著



周熠 著

遥远的风景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遥远的风景

周 熠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德州地区新联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190,0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6-1664-1/I·1484 定价: 6.70元

把故乡作为散文的 人类文化学背景

——代序

罗强烈

我是先搞理论，后写散文的，对散文写作也就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比方其中之一就是希望散文写作——或者是某一部散文、或者是某一位作家——有一个浓烈而深厚的“人类文化学背景”，就像蒲宁散文深处的俄罗斯、纪伯伦散文深处的黎巴嫩，当然也包括像中国作家沈从文散文背后的湘西、孙犁散文背后的白洋淀。这样的散文，容易取得一种整体效果上的广度与深度，对散文常见的轻飘与单薄自然是一种方向上的突破。

周熠的散文创作和我有些类似，都是从自己的故乡着笔来切入这一主题的。我们都是从故乡走出来，然后又回过头去看故乡的人。当然，此时的故乡，已不是我们所要去复原的那个故乡了，

而是一个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发现到的写作对象，就像王国维引用古诗所状的那种艺术境界：“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于我们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然而，从时间的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重回自己原来的那个故乡。当故乡每一次在我们的眼前浮现之时，就都是一个包含了崭新意义的生活对象。它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细胞，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我们在自己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中，能够看到人类文化的所有根由，可以发现社会人生的全部主题。——这样的故乡，当然是写作的理想题材了：它能够激起我们的全部激情和思考；由这样的故乡所构成的艺术境界，从理论上说，完全可以和所有读者的心灵相通。

在周熠的散文集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写到了他的故乡。周熠的故乡，是在中原大地上的一个山村里——河南省南阳地区。这样的山村，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村。在它的土地上，在人们的心灵中，都有一层又一层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有一圈又一圈的时代心理潮汐。也就是说，这块作为经过中华民族千年文化浸泡的土地，包含着比其它地方更为丰富的信息量……历史信息、时代信息、社会信息、人生

信息。他写故乡的风景，故乡的风俗，故乡的人情世故，写一种独特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处世方式、人事风貌……然后，又在自己文学的视野中，把这一切组合成一种历史的咏叹、社会的吟唱与人生的风景。

他的《神桑》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篇代表作。他从“出走”与“重返”这样两个契机入笔，在一种变动的时间和空间里，写出了自己故乡的停滞与保守，写出了人们的无奈与追求，写出了历史的博大与人生的偶然……这篇作品的主人公如果不是受故乡古老文化的挤压，是不会离乡出走的，这使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缠绕；反过来说，主人公如果不是离乡出走之后又回来，也不会看到故乡的停滞与落后。那种围绕着神桑的神秘氛围，使这篇散文具有浓厚的中国乡村文化色彩。在周熠描写故乡的散文中，几乎处处都有一些非常精彩的中国乡村文化片断，散发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气息。比方关于他故乡的那条小河，以及在小河上出活着的人和事，就使我感到一种特殊的忧伤和美丽。值得一说的是周熠在散文语言上所做的相应努力。他的语言有一种雅致的古典成份，这使他对乡村的文学叙述从泥土里升腾了起来，直与其背后的那种“人类文化学背景”相

呼应。

我们知道，人类的生存方式是可以分为许多“文化模式”的。这种模式总是在一定的地域和人群之中得到体现，而且，也在一定的地域和人群里得到继承和变异。这一前提使我们的这一写作设想能够得以成立。实际上，任何人群，任何地域，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时空之中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遗世独立的，而是具有其来龙去脉的；这个“来龙去脉”就是它们的“人类文化背景”。我们抓住了这个隐含在一定人事深处的背景，我们的文学创作的意义就能从着墨的局部得到升华和超越。就像蒲宁的散文，虽然他只写了俄罗斯的农村，写了俄罗斯农村中的一些风景与人物，但是由于其中有了那个浓烈而深厚的“人类文化背景”，我们却能够从中感受到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灵魂，那种苦难和叹息的灵魂。——在我国当代的散文创作中，容易产生许多“虚假的命题”，也就是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的命题。有的已经烟消云散了，有的也即将烟消云散，哪怕它们目前还在缺乏鉴别力的文坛上自以为是地走红着。……对于正热爱文学的人来说，从自身和时代的交汇处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创作命题，然后为之尽心竭力，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目 录

把故乡作为散文的人类文化学背景

- 代序 罗强烈 (1)
- 遥远的风景 (1)
- 何日潇洒 (10)
- 响水滩 (17)
- 神桑 (23)
- 故乡的小庙 (29)
- 月迷津渡 (36)
- 李白与白河 (40)
- 蛇之忆 (43)
- 夏夜听雨 (49)
- 波斯猫之趣 (52)

珊瑚色的蜻蜓	(56)
闪亮的蛛丝	(60)
嬗变的公鸡	(65)
山顶人家与鸡	(68)
鸡斗	(72)
惊雷	(76)
蓝雨	(78)
故乡的小石桥	(80)
芦苇	(82)
自然与艺术	(84)
人间正芳菲	(89)
丝瓜架·旧圈椅	(94)
元宵畅想曲	(97)
今夜月儿圆	(100)
桃花雪	(104)
冰雪路上的笑声	(108)
追念“林妹妹”	(111)
爆竹之思	(114)
美意识两题	(117)
烟雨潇潇	(121)
红薯	(124)
铁匠兄弟	(126)
又见兰草	(128)

情分，已经无法偿还·····	(131)
人之初吻·····	(138)
最后的母爱·····	(141)
父亲，我想让您·····	(147)
走出“三秋草”·····	(151)
爱情 ABC·····	(155)
书，与我共醉·····	(157)
品味偶然·····	(161)
峰巅小憩·····	(164)
太白顶品雨·····	(166)
桃花洞凡念·····	(169)
绿风千里宝天曼·····	(171)
拜读盘古山·····	(173)
张衡墓抚今·····	(176)
谒医圣祠·····	(180)
香岩寺竹韵·····	(184)
百花洲上动幽思·····	(188)
南阳汉画掠影·····	(191)
南阳文化·····	(193)
美术馆：史海奔流中的一泓艺术湖泊	
——夏日羁旅京都拾遗之一·····	(200)
冶炼国格意识的铁炉	

—夏日羁旅京都拾遗之二	(203)
西山枫叶：初蒙爱情的参照	
—夏日羁旅京都拾遗之三	(206)
北海白塔：一种独具的审美视角	
—夏日羁旅京都拾遗之四	(209)
冷笑的无字碑	(211)
鸡公山的蝉	(214)
旅途之憾	(216)
宝岛游子故园情	(219)
何镇帮纵谈文坛事	(225)
功夫在文章上	
—访著名作家乔典运	(229)
读乔典运的新作《妈妈》	(233)
周大新：爱情与人生	(235)
闲侃周大新	(250)
碰上好编辑是幸运的	(257)
作家应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	
—与作家田中禾的对话	(261)
为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	
—访《中国文学》编辑郭林祥	(266)
访著名作家李准	(269)
夜访莫言	(373)

读莫言的《欢乐》	(276)
女作家宗璞回南阳	(284)
“文坛怪杰”凌解放	(287)
访《乡情》、《乡音》导演胡炳榴	(292)
合璧双星	(295)
落花时节初逢君	
——访作家、编辑家周明	(299)
名作新感觉	(303)
分明是误入歧途	(305)

遥远的风景

故乡，对于一个游子来说，宛若一方丰博的海绵，稍有触压，远景旧事便如清水般盈盈欲滴。在这方神奇的魔土上，演绎、潜蓄着无尽的人生故事。其中有三座孤坟，时而跳上心海，如暗夜的贼星一闪，划然波动着我的意识。

一般来说，人们认识的坟墓大约三种。一是一般乡间的普通坟墓：圆锥形的土堆，杂草纷披，间有黑的白的鸟粪和一个几个黄鼠狼洞、田鼠洞。即便有烟火灰痕，也难脱荒凉之气。二是王孙贵族的葬墓：崇陵幽室、砖棺石槨，气象森然中透出奢华靡侈。三是欧洲式的墓园：墓碑亭亭，芳草萋萋，鲜花茶茶，丝丝感伤而外，更多了悠然和静以及诗意流动的情调。

我说的这三座孤坟，不同于上述三者。它们呈现着同

一的裸露棺木的形态，各自又有着不同的内涵。它们给孩子们的神秘、恐怖感，一点也不亚于埃及古墓中法老の木乃伊毒尸，至今忆及还感到幼年心灵上的悚然颤栗。

我家乡的村庄，在南北西三面通向野外的半里之遥的路边，各陈着一个孤坟。说是坟墓，只是将棺材厝于地上，简施以砖土草秸。村北路口一口红漆板棺，村南、村西则为白碴子棺，在正午静静阳光的照射和风吹庄稼的簌簌声中，格外森然可怖。

按辞书上解释，筑土为坟，穴地为墓。将棺木埋于地下，又培置土堆的，统称为坟墓。乡间的一般坟墓即是这样的。唯这三个例外。这种不入土的埋葬，雅称“浮厝”，乡下人则叫丘着。为何要丘着？一般有三种情况，一迷信，按风水先生卜的，此年此月下土不吉利，故暂丘着。二凶死暴亡。三有诉讼纷争。这三孤坟均属后二者。

村北的这个坟丘，时间最早，约有 80 载沧桑。厚重的柏木红漆棺，厝于一砖墓上，因岁月风雨剥蚀，红漆早已经斑驳，显出了黯然的木质。从砖缝中傍着后棺长了一丛野桑。因牛羊啃食和割草娃的斫斫，早长成斜逸旁出的灌木丛，丛中有蜂房，嗡嗡的一片响。胆大的野孩子带了面罩偷吃过那里厚厚的蜂蜜，说甜极。但我们五六岁的孩子是绝不敢偷食的。因为这里躺着一个遥远的被乱刀砍死的幽魂。

据老辈人说，墓中人叫老六，生前是一个殷富、豁达、

爱结交朋友的地方开明人物。就是和近门堂弟媳“三寡妇”不合。三寡妇守着一个17岁的独子过活。老六曾传话，让三寡妇嫁人，侄儿他抚养。但母子不领情，三寡妇还骂老六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是变着法想得她亡夫遗下的家业。一天，三个陌生人从三寡妇门前过，三寡妇母子看着自家的狗咬得很凶却不理。陌生人用断砖追打那狗，其子却出言不逊地抗议道：“看狗不是咬人是咬兔子的？”陌生人没理会，去了老六家。

第三天夜半，母子被敲门声惊醒，警觉到事情不妙，让赤身裸体的儿子跳进麦囤藏身。她独自躺在床上装睡着。门外人喊不动便上房揭瓦，从房顶沿口打着手电东房西床地找人，只见东房的寡母，不理；手电终于停在麦囤里。灯灭枪响，血染麦囤。三寡妇哭天抢地中，断定儿子之死与前天的三个陌生人有关。又推测陌生人是老六的狐朋狗友。但老六很愤然，认为三寡妇污他清白。他那日既没来客人，也不知打死侄儿者系何人？

三寡妇是一个心机挺深的女人。她指天骂地一个月，突然哑了，安生了，倒是有一个中年木匠时不时出入于她家。深院入孤，外人也不得其详。但有人看出三寡妇和木匠好上了。

不久，有人推算，就是三寡妇儿子被枪杀的百日祭的前一天夜里。老六从五里外的百落堰集镇上赴了朋友家的宴摸黑回来，走至村外的麦地头时，被人用乱斧砍死。

将黄梢的麦子给踏乱了一大片，血肉模糊了一方黄土。有人推测，老六路遇行凶者，一定也抵抗了一阵子，不然何以踏乱一片麦子？有人偷瞧见，木匠黄昏前从三寡妇家带了酒气出来。

四村震动。老六的朋友们为老六特制了一副四、六、九寸的柏木重棺，又涂了三重朱漆，厝于他屈死的村北路口。老六的儿女们与三寡妇婶娘打起了官司。过了三次堂，三寡妇面不改色，县太爷也无奈她何。仇恨虽深，官司难断。半个世纪悠悠划过，三寡妇早已灰飞烟灭，又无后嗣。老六的儿孙也渐弱了雪仇之心。至重孙这一代，仇杀全被岁月泯湮，老六的幽魂也早经远游，徒有空棺朽骨遗人间了。

当然，这是我成人后的思考。而儿时，是一直怕那老六从棺中复活见他那满脸血污的。每次从红棺前过，总是颤颤惊惊。只有跟随大人和野孩子群聚时，才敢拾了碎石块朝那里投过去，听到棺木发出空洞的回响，或惊飞群蜂四散，这才心满意得地跑进村去。

村南路口的白木棺内是一个吊死鬼。死者叫何普，一个沉默寡言的小老头。我曾因下雨去偷他家的小毛桃，还被他追过。因儿媳、儿子俱不孝，老境里又得了饥包癆（学名糖尿病），没吃没喝，饥病难耐，又常遭儿媳的公开斥骂，忍无可忍，当了众人给儿子、儿媳辱骂一通，当晚悬绳吊死在村南路边的一株老柳下。因死法欠雅，七窍出

血，长舌耸人，家人不敢把他入老坟，只丘在了寻死处。村中有人说夜半常闻老何普的凄泣声。但他的儿子全不理睬。不出三月，他家灶房失火。接着又大旱七七四十九天。玉米成干棍，绿豆不结荚。村人口口相传，说每天中午后，即人们歌晌时，老何普坐于他的白木棺上，手摇扇子，把天上的云彩扇走了。老年人说，老何普变了“汗骨桩”啦。这要大旱三年啦。于是，迫使他的儿子儿媳上坟给老人还愿求饶恕。但仍无效验。于是求一个巫师率领要开棺除怪了。说人变成怪物汗骨桩的标志是：身長一身的白毛，胸前水珠淋淋，如雨天水缸的缸底。50个精壮男子在巫师的青烟袅袅中，破棺取尸，但并没有出现上述描写的汗骨桩的怪异标志。破衣旧裤下，老何普已化为一具嶙嶙白骨了。

人们怀着凄恻无怨的心情，重新合了棺，并把棺刨了个浅坑掩了。不久，下了一场暴雨，浅浅的黄土给天雨冲涤，又露出了粲粲白棺。何普的儿辈也懒得去深埋，听之任之。只是，那白棺可苦了我们孩子：虽然谁也没见什么汗骨桩，但那棺顶坐一小老头，手摇扇子望天云的意象顽固地盘踞童心，日里梦里，抹也抹不去。村南边的大豆田里，蝥蛄特别多，个大，声响，又是通体酱色的，极漂亮、威武。可因为那具白棺，我们不敢去捉。

和南北二坟丘相比，西坡的那座新坟，则少了点凶险、恐怖，而多了些凄艳哀婉。这也是成人后的思辨。在